**1. 중국 외교부 대변인 발언 (G7 외무회담 해양문제 관련)**

**王毅：不应把争议问题带进G7**

(<http://www.fmprc.gov.cn/web/wjbzhd/t1354166.shtml>, 2016.04.08)

　　……

王毅表示，在G20召开前，G7也将举行会议。我们希望G7也能和G20一样，聚焦目前世界各国最关注的经济与发展议题，与G20彼此呼应，良性互动。如果有些国家出于政治目的，把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甚至领土和主权争议的具体问题带进G7会议，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影响地区局势稳定，显然是不可取的。

**2016年4月11日外交部发言人陆慷主持例行记者会**

(<http://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354661.shtml>, 2016.04.11)

**问：**据报道，七国集团（G7）外长会今天发表共同声明，对东海、南海现状表示担忧，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表示反对。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答：**这段时间好像媒体上都在说，日本主办这次G7外长会，会有很多关于所谓南海、东海问题的评论。你提到的这个文件我现在还没有看到，等看到这个文件后，我们再看是不是有必要作出评论。

从原则上来说，我想中方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大家已经非常清楚了。一些国家最近渲染、制造一些所谓的问题，实际上改变不了本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稳定的主要诉求。我也想说，七国集团如果还想继续在国际社会发挥重要作用，就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处理当前国际社会更关注的一些问题。如果七国集团被个别国家一己私利绑架，这对七国集团本身的影响、作用和未来的发展也不一定有利。

再回到你刚才提的问题，我们要等看到具体案文之后再看有没有必要作出回应。

……

**问：**据报道，七国集团外长今天访问了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你认为此举是实现无核世界的积极进展吗？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答：**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的时候，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爆炸两颗原子弹，这个核打击在彻底摧毁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负隅顽抗的幻想的同时，也确实给日本广大平民造成了大量的伤害。日本无辜平民在核打击下遭受的痛苦确实值得同情。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留给世人的一个重要的启迪，就是要以史为鉴，避免战争的悲剧重演，要坚定地维护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我们也希望，日方安排七国集团外长访问广岛原爆地的目的，是想向世人表明日本政府决心不再走曾经给包括亚洲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也包括日本本国国民在内的所有世界民众造成了极大伤害的军国主义道路。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就七国集团外长会发表海洋问题声明答记者问**

(<http://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dhdw_673027/t1354750.shtml>, 2016.04.12)

　　**问：**4月11日，在日本广岛举行的七国集团外长会发表海洋问题声明，提及东海和南海有关问题。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答：**中方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中方在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上的建设活动完全是主权范围内的事，东海和南海的航行与飞越自由也不存在任何问题。中方坚决维护本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同时始终致力于同直接有关的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解决有关争议，维护有关海域的和平稳定。中方不会接受和参与任何非法强加的仲裁案。

　　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七国集团本应聚焦全球经济治理与合作，而不是炒作涉海问题，挑起地区矛盾。中方对七国集团有关做法表示强烈不满。我们敦促七国集团各成员国恪守在有关领土争议问题上不持立场的承诺，充分尊重本地区国家的努力，停止一切不负责任的言行，真正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2016年4月13日外交部发言人陆慷主持例行记者会**

(<http://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355241.shtml>, 2016.04.13)

**问：**据外交渠道信息，中国外交部昨天召见了日本驻华大使和一些国家的高级外交官，请证实。中方传达了哪些信息？另外，中方是否担心南海问题会成为5月底在日本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主要议题？

　　**答：**这次七国集团外长会前，本来我们认为这个会议应该跟中方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是当时有一些媒体说，日方主办这次会议可能会比较重点关注南海、东海问题。在会议正式文件出来之前，我们也说了，要等正式声明、文件出来以后，我们再看看中方是不是有必要作出回应。这个声明出来以后，我们确实认为有一些不正确的东西，有一些错误的东西。当然，国与国之间交往，我们认为不对的当然要向有关国家表明我们的观点和立场，特别是七国里面也有一个国家的高级官员公开说，希望中方能听一听七国的声音，所以我们确实召见了有关国家的使节，严肃表明了中方对这个问题的立场。至于具体内容，我可以告诉你，我们表明的立场跟我们公开的表态没有任何区别，是我们一贯坚持的立场。

　　在这里我还想再强调，我们也有个感觉，可能有的媒体、有关方面对中方立场到底是什么好像并不是特别感兴趣，因为我们见到媒体报道里面并没有太多地把我们的立场完整地表述出来。可能有关方面更感兴趣的是他们臆想的一种情况，就是七国集团这个声明很重要，在世界上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对中方造成了很大压力。我不知道有关国家是不是有这个想法。如果是，我倒是愿奉劝他四个字，不要“自娱自乐”了。

……

　　**问：**你是否担心南海问题成为５月底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的主要议题？

**答：**中方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你肯定也很清楚，我们说了很多次了。而且，我们始终认为，虽然南海争议从上世纪70年代到现在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是本地区国家致力于通过友好协商来解决问题，这个大趋势始终是没有变化的。本地区国家在当前形势下，致力于维护南海地区、或者说本地区的和平、稳定，共同致力于维护好作为世界经济一个主要引擎的本地区的活力，这个大的趋势也是没有改变的。当然，如果有任何国家想挑起一些事端，想在本地区制造一些不安，想干扰本地区国家致力于和平稳定和共同繁荣的努力，我们希望他们不要这么做。他们要这么做呢，也许我们拦不住，但是这个说到底不利于本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从长远看也不利于这些国家自身的长远利益。

**2. 중미 관계에 관한 전문가 기고**

**王义桅：西方“现形”，也是世界的解脱**

(<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world/2016-04/8805352.html>, 2016.04.11)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上演了一幕幕“西方现形记”。作为“教师爷”的西方一次次被推上道德的审判席，尽管世界上缺乏对金融危机罪魁祸首的惩罚机制，但是“华盛顿共识”、“欧洲一体化”的光环渐渐淡去，美国梦、欧洲梦褪色，已是不争的事实。

　　最近两年，西方世界更是出现前所未有之怪现象：欧洲的恐怖袭击、难民危机，英国要脱欧，美国“特朗普现象”等等。这些似乎都是想要远离“西方”本身，也在拷问中国的西方观。

　　近代以来，在不少人心目中，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这个外国，就是西方。西方意味着德先生、赛先生，是发达的标志，是中国的向往，是世界的未来。

　　这些错觉是如何产生的呢？工业革命以来，西方通过殖民世界，灌输了莫名其妙的等式：西方的成功=西方民主制度的成功=普世价值的成功。其实，这只是为了漂白西方成功路上的血淋淋的历史，是烟幕弹。

　　**西方的成功不仅与民主制度没有直接关联，如今民主制度反而在拖累西方。** 正如秦晖教授曾这样描述欧债危机的制度原因：西方国家的左派要福利，右派要自由，欧洲不少国家的政治家在选举时，一般会迎合选民的短期需要，许诺给公民更多的福利，故空口许诺的政治家和政党就容易执政。所以，欧洲陷于财政和金融危机，和他们的民情有很大关系。“大范围的民主，往往意味着多数选民缺乏成本和收益相关的意识，他们愿意让别人多支付成本，而自己多获得收益。”

　　正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西方之道，靠世界推广，中国也成为弘西道试验场。如今才明白，中国的发展并非遵循西方之道。**中国的成功，就是成功摆脱西方影响，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但是，在思想意识领域，走出近代、告别西方，仍然任重道远。**

　　这不，国内不少人死抱想象中的“经典西方”不放，因为中国问题重重而然对西方期望。三年前，笔者将布鲁塞尔任外交官三年体会集结成书《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出版，剖析西方问题的制度、文明根源，当时引来一片骂名，什么“民族主义大发作”、“中国问题重重有什么资格批评西方”等等。如今，人们发现欧洲的情形一一得以应验。

　　中国的持续崛起，不仅让中国成为中国——中国梦，也让西方成为西方——西方是一地方性概念，厘清普世价值的边界，还原世界多样性。这让一些靠卖弄西方先进性、提示中国落后的文人感到不安：拜了一辈子菩萨，怎么能说菩萨是泥做的呢，我跟你急！

　　但，毕竟东流去。西方从解决问题的希望到成为问题本身，是如何发生的呢？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宗教文明，尤其是[基督教](http://country.huanqiu.com/christianity)文明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不能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美国人更自诩为神灵保佑（美元上印着“上帝保佑美国”），导致华尔街、军火商多作孽。在中国，因为有天的概念，所以对神虽敬，但远之，反对装神弄鬼、无法无天。因此，中国的成功反衬出世俗文明的威力。

　　中国要继续成功，需要不断从西方神话中解放出来。比如，建设“一带一路”，凸显学贯中西也不够了，学贯南北才厉害。**当然，中国还要继续向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各种文明汲取营养，开放合作，但西方与发达国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日益分离，内部也分化，要走出近代线性进化论逻辑，告别我们杜撰的西方。**

　　近年，欧洲渐感被自诩的“西方”给忽悠了。美国很少自称“西方”而是“国际社会”，“西方”是拿来忽悠欧洲的。《西方的终结》（The End of the West）一书的出版，典型反应了这种情绪。[欧盟](http://country.huanqiu.com/eu)深知，当美国成为地区强权之日，也就是欧洲在世界上边缘化之时。

　　欧洲危机重重，也逐步在解脱，不再以普世价值自居。这给美国树立了榜样。杜撰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全球化谎言与工业革命神话让西方太累了，出路就在于[佛教](http://country.huanqiu.com/buddism)那句告诫——回头是岸。

　　世界正在上演一幕幕西方现形记，这是西方的解脱，也是世界的解脱。当然，也应是中国思想界的解脱。**不再纠缠于左-右、中-西、体-用，让中国成为中国，让西方成为西方，让世界成为世界，正是中国崛起的三大效应。**

(王义桅，同济大学[德国](http://country.huanqiu.com/germany)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海外网专栏作者）

**何汉理：中美需将竞争限制在健康领域**

(<http://opinion.huanqiu.com/1152/2016-04/8807132.html>, 2016.04.13)

**美国国内认为对华政策已经失败**

2014年以来，美国国内有关中美关系的讨论颇丰。其中一个共识性结论是美国当前对华政策已然失败，中美关系也在恶化。有些学者认为中美关系处于临界点;有些认为中美关系已经处于灾难边缘，而且这种恶化还会进一步加剧，甚至可能跌入悬崖。

究竟谁应该为中美关系的恶化承担责任？有人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指责夸大其词，过多关注细枝末节或阴暗面;美国对中国崛起的适应不够，不愿承认和接受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不可避免地要求部分改变国际环境;另外，奥巴马政府对中国崛起的挑战也不够强硬。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个责任是在中国，因为中国国内国际政策的变化有些咄咄逼人。换言之，虽然有关美国对华政策失败和中美关系恶化存在广泛共识，但对恶化的原因以及美国对华政策如何改弦更张，还未形成多少共识。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包含四个要素或主题。一是美国始终都在支持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不仅美国政府，美国社会也在广泛提供这种支持，比如美国的大学、非营利机构和私营企业等。对于那种美国试图阻止中国崛起的说法，笔者颇感奇怪。这或许反映了审视中美关系的不同视角，但协助中国崛起直到现在仍是美国的态度。二是全面“接触”中国。这项政策由克林顿政府提出，旨在通过与中国全面接触和互动来解决中美之间存在的突出问题，寻求在地区及全球问题上的积极合作。三是促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让中国成为主要的政府间及非政府间组织成员，希望中国成为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四是最近美国对华政策中又增加了对冲、再平衡和转向，目的在于防止中国崛起对美国的负面影响。目前美国国内有关对华政策的争论并非关于是否需要改变或替换这些主题，而是这些主题之间的平衡是否需要调整。

**对华政策如何调整还未形成共识**

目前，美国国内就对华政策如何变化形成了三种不同观点：第一，有人认为美国应在经济、军事和政治等层面转向对中国的“再平衡”，其中不乏“遏制”因素。第二，较为温和的一派希望美国对华更为妥协，提出应与中国在某些方面进行“交易”。比如美国应放弃在东亚的霸权做法，以换取中国在诸多地区及全球问题上的合作。第三，还有人提出继续当前的“接触”政策，但要加上一些“相互再保证”，更多展示“美国决心”的强硬一面。

现在的中美关系极为复杂，悲观者和乐观者都能从中找到需要的元素。乐观者看到中美合作取得一定成就，比如在气候变化、伊核问题甚至朝核等问题上。悲观者则更多注意中美之间的对抗，比如中国在南海的一系列行动引发美国担忧、美国舰机在南海海域的航行与飞跃引发中国抗议等等。迄今为止，对华政策辩论在美国总统预选中并不突出。初选阶段只是一种政策姿态表达，还未太多涉及政策辩论，而且外交政策在大选中本来就不太重要。另外，较之叙利亚、“伊斯兰国”或俄罗斯等外交问题，对华政策也并不那么突出和紧迫。

民主党参选人方面，希拉里还未就对华政策发表重大声明。但“再平衡”政策被视为她担任国务卿时的最主要成就之一，因此如果当选，她不会说“再平衡”政策是坏主意，可能会继续这一政策甚至加以强化。

共和党参选人方面，特朗普、克鲁兹虽然提出一些有关中国的政策或建议问题，但并不突出。相对而言，倒是不久前刚刚退选的卢比奥发表了可能是目前最全面的对华政策：在力量和榜样的基础上与中国打交道，而不是在虚弱和绥靖的基础上与中国打交道。这番表态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目前美国政策圈对华政策的基本取向，即先前对华政策过于妥协，未对中国的表现做出强硬反应。 总的来说，目前所有总统竞选人都支持对华强硬，但他们对TPP的立场不尽相同。民主党竞选人希拉里和桑德斯都反对TPP，共和党竞选人特朗普也反对TPP，另外一位共和党竞选人克鲁兹则支持TPP。按照当前的选情，如果希拉里或特朗普当选总统，TPP能否通过就会打上问号。TPP如果不能通过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对中国有利吗？届时这将是个重要问题。但无论结果如何，有关TPP问题的讨论都意味着美国将中国作为建设性伙伴的共识可能会终结，或许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美国对华虽更加怀疑和强硬，但中美关系仍有弹性**

**如今的中美关系已经变得极具竞争性**。笔者同意中国学者阎学通的观点，即现在是中美双方对两国关系彼此坦诚的时候了，要承认中美关系就是竞争性关系。问题在于如何管理这种竞争性关系。至少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竞争并不总是坏事，经济领域的竞争是好事，政治领域的竞争也可接受，只有在安全和战略方面的竞争才是危险的并且可能代价高昂。希望当中美成为竞争者时，双方能够找到将竞争限制在健康领域的方法，建立收益最大化而竞争损失最小化的相关规则。这样的中美关系虽然竞争性强，但也不乏合作因素。

**笔者倾向认同的美国对华政策是“战略再保证”和“展示战略决心”相互结合和搭配**：当可以进行再保证时，就对中国进行再保证;但当需要阻止中国时，就要适当展示决心。不过，要想通过“战略再保证”建立互信，仅有对话、交换意见或增加透明度远远不够，而是需要通过切实行动，甚至需要相互之间付出一定“代价”。比如美国需要选择性地对华妥协，在恢复国内政治经济的基础上寻求与中国的务实合作。尤其是在某些重大问题上，中美双方要开展某种“讨价还价”的合作。

**这是一个巨变和复杂的世界，中美都是利益攸关方，两国除了加强合作别无选择**。虽然现在总体的情况是美国对华更加怀疑和强硬，但中美关系仍有弹性。希望两国关系能够朝着更加积极而非消极的方向发展。(作者Harry Harding是弗吉尼亚大学教授、知名中国问题专家，本文摘编自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演讲)